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八

絳帖平五　　德

絳帖中此一卷皆晉代名賢之妙蹟唯王廙二十四日帖謝安後一帖是贋餘皆可以為師法

晉中書令王洽書

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異以復叙還白不

具王洽再拜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嬰荼毒蔭恃亡凡仁愛之訓與終百年永有憑恃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煩寃不自堪忍酷當柰何痛當柰何重告惻至感增斷絶執筆哽涕不知所言洽頓首言

洽頓首言凡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柰何柰何洽頓首言

洽白向感塞不成敘得告承問殊乏劣白不具

王洽再拜

王領軍敬和丞相第三子右軍之從兄也王僧虔評書云領軍謂右軍曰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令觀此帖清逸閑雅真不在右軍下也

晉司徒王珉書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竟悲懷兼割不自勝奈何

奈何寒切體中比何似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整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比可不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上下何如僕上下上下大都蒙恩得書至之吾具闕今欲出耳吾此月亟遣廿四是王濟祖日

欲必赴卿可尅過明吾當下解相待飡出亦遣

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擬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前報

王小令珉洽之子也善行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代子敬為中書令故世謂子敬為大令珉為小令卒贈太常不為司徒也書視敬和為小劣與元琳王珣當雁行第四帖尤奇王濟當是人名祖日者祖餞之日尅過此也與逸少帖安石昨必欲尅潘家尅二十五日同陳子昂表云除此之際未有尅期至今陰陽家

謂之尅擇黄云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蓄與二種虞松三帖為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晉司徒王珣書

三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寒何如就弊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

元琳季琰之兄也誤列在後帖中如此多矣山谷云衆感字皆佳

晉侍中王廙書

二十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同云異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臣廙言臣祥除以復五日窮思永遠肝心寸截甘雪應時嚴寒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饍勝常以慰下情臣故患匈滿氣上頓乏匆匆慈恩垂愍每見慰問感戴屏營不勝銜遇謹表陳聞臣廙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廙言昨表不宣奉賜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

慰下情不審夙昔復何如承鄭夫人乃爾委頓

令復增損伏惟哀士懸存益勞聖心謹附承動

靜臣廙言

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近日遣王祕書不言月

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

差嫂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

恩上下悉佳宜可行

瘧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惘
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書不具白復會日消
息廙疏
王世將從王敦之命為平南將軍故晉人多稱為王平
南歿贈侍中畫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過江右軍前平
南為最今觀後二表真有鍾元常之風祥除表世別有
全本後云具官臣王廙上此欠一行七月第二帖筆意
清遠天下之佳書黃云世將信能鍾氏筆意山谷云王

侍中學鍾絶近真行皆好如此書乃能臨學雨涼不下一字不曉諸家作悉後有悉佳字不爾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遘難念孝性攀慕兼剥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緣叙苦以增酸楚鑒頓首頓首

老郗雖非贋校官帖為無韻竇泉云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今存其三攀字下省一筆極佳

晉侍中郗愔書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羌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比書想悉達日涼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遠近何他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千一節

想親親今悉如常敬豫何當來即道祖故木善差恒在尚書不來見多日

山谷云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方回右軍婦弟書

固當佳第二帖似鈌文石首干即乾也古謂干鵲二字通用　敬豫王恬字丞相子道祖未詳

晋中書郎郗超書

超言遠近無他説苟異問者定虛耳云段龕歸順不知審不王江州為宗正似已定前所傳者虛妄耳異同自旨啓超言

按晋地里志石季龍末遼西段龕自號齊王據青州永和七年龕以青州來降以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帖中

言段龕歸順以此又按史庾亮亡後逸少為江州王允之繼之此咸康建元之間去龕歸順尚十許年不知何為爾也書亦不工

晉尚書令衛瓘書

頃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盡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情甚踴躍旦至三十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祚日白瓘惶恐死罪死罪

頓州民衛瓘頓字下當有一首字古無頓州瓘河東安邑人若以為頓邱又在衛地了不相干也瓘與索靖俱善草隷號一臺二妙雖嘗為尚書令終於太保山谷云衛中令音敬帖近世草書不敢復望其藩此一章語亦佳

晉黃門郎衛恒書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云邪恒白

恒即瓘子其論四體書極有源流非後世所及也王簡

穆云二衛書無以評其優劣但見其筆力驚異耳此帖皆似失真亦見上字卷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踴尋繹荼毒豈可為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安頓首頓首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慟煩冤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

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馳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

安石書不在大令下故不甚重大令書也六月廿日帖米云黡誠然黄以為傳摹失真過矣山谷云道民安葢事五斗米道者右軍為獻之女玉潤請罪亦稱民也又云謝太傅墨跡閒駙馬都尉李公照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但如此去右軍父子閒可著數人

晉散騎常侍謝萬書

七月十日萬告朗等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涼汝等各可之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疹之勞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萬石人品在安石下當時有攀安提萬之語書亦然然總謂之二謝朗萬兄之子而自稱父告亦猶疏受謂疏廣叩頭從大人議蓋古人之諸父猶父也聞與問同

絳帖平六　山

晉王羲之書

山谷云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横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又云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得袁二謝書具為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

至到之懐吾所也

袁謂袁宏二謝謂安萬袁宏嘗從桓温北伐謝安亦嘗

為温司馬右軍當是得表謝爾時書所也之間當别有一字表或是陳郡袁嶠之與右軍謝萬同燕曲水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

異因得問示之

法書要録十卷載右軍帖語云僕有至臨川意蓋右軍嘗為臨川也庾敳字子嵩與王夷甫同遇害黄云子嵩與右軍不同時然此言其子耳

勞心賢妹大都轉差然想小大皆佳知賔猶爾

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

賔當是蔡謨家兒報字卷云蔡家賔至法書要錄十卷載右軍帖語云小大佳否賔轉勝又云得官奴書賔平安皆若人也

又不能不痛熙荐亡政爾復於何求人度政當求之内事餘理不絶求之一條當有異不信冈然前塗願具誨之以悟其心

郗曇字重熙右軍婦弟為北中郎將戰敗左官而亡亡

在升平五年正月右軍亦以是年亡見真誥但未知孰先後耳或是右軍在後作此帖也荐亡者謂曇代荀羨為北中郎二人相繼早世也陳簡齋甚疑此字大意逸少因羨熙之亡感人生之短景貽書高士講求性命之理故曰求之內事當有異不又云前塗願具誨之以悟其心似亦謂此按許詢郄愔與右軍皆從仙人許邁遊此帖當是與邁輩而傳臨之餘字殊惡矣

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星火列宵伯趙

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遠望禮

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

此帖六行山谷云恐是虞褚輩早年書實不爾黄云先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乃賈曾送張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以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帖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而作草書皆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者寫此序耳米亦云自是月以下偽殊不知行成下已偽矣予按此帖墨跡尚在祕

省乃流俗書非集右軍字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脊痛當奈何計

黄云此帖僞非也但嘗經俗筆臨耳褚氏書目有兄安

厝情事長畢帖右軍不聞有兄乃羣從耳

羲之頓首闊别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

想清豫耳披懐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

不踈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

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

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忩遽万不一陳

山谷云此好事者戲為之耳書未為甚惡而以亂逸少則不可如云吾之朽疾行就羸頓皆懐素高閑輩鄙語

日月如馳嫂棄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

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此帖似是右軍語法書要錄中亦載此數語但多不同耳穆松似是王氏兒又一帖誤在鍾繇後云松等隕動亦此人也

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三十年永惟慕痛徹
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此帖墨蹟在王順伯家傳寶有緒右軍帖傳至今者祕
閣尚有二十許軸多唐人鉤臨閒此妙跡恨未得見嘗
見墨本頗勝官帖也帖語亦見法書要錄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為簡闊遠須異多小患
而吾疾篤不得數為歎耳知足下散勢小差此
慰無以為喻云氣力故爾復以悒怛想散患得

差餘當以漸消息耳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

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甚劣

散者何晏所服寒食散解見大令帖

近因鄉里人書想至知故面腫耿耿令差不吾

比日食意如差而髀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

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問耳

右三帖書有頓挫鋒勢雄勁真右軍名蹟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

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説
荀侯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得勉此一役當可
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郗曇字重熙右軍婦弟按史殷浩北伐以荀羨為北中
郎將而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
羨徵還仍除曇為北中郎將此帖熙表故未出否荀侯
疾患想當轉佳若熙自勉等語知是彼時作蓋羨北伐
時年二十八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右軍

所以憂也是時并州刺史張平為苻堅所逼奔平陽穆帝升平二年六月也曇為北中郎將在八月此帖右軍暮年筆

小佳更致問一一適修載書平安

修載王耆之字琅琊人廙之弟

慈顔幽翳垂三十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絶當復奈何吾頃至匆匆此比加下

此帖字畫未為佳然語見法書要録當是臨失

昨見君歡復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脊中

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

黄云似是集成字意旨不相屬非也此乃一筆書成初書數字筆鋒含墨後乃筆乾耳值或作德皆未詳

疾患小差云宏遠俱次遲共寫懷王羲之

此帖非偽遲共寫懷共或作無作與皆非此共字昭然特摸多第二筆耳宏遠是二人名俱次次舍也諸家解作論旨皆非後卷期已至帖次道字亦如此

承足下還來已久別欲參慰為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深豈此委具乙兩日少可尋異言展若因行李願故舊令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恠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

右帖末作釋智永不待能者皆知其非右軍書劉云太宗皇帝豈不曉此釋智永字特取其筆法類右軍耳山谷云是永師之書之不藏者以予觀之不類右軍智永亦不肯作此鄙語惡書也此墨跡在祕閣又與一帖同

卷題云右軍書末有宏白二字甚昭然可笑然劉無言亦嘗編入祕閣續帖以為王右軍書也殆不可曉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　知遠以當造次遅見此子真以日為歲足下得審問旨令君

右二帖是右軍書之平平者

荀侯佳否未果就卿許企懐耳安西音信明云遇得歸洛也計解有懸休尋

荀俁似謂荀羡安西音信或作安好非安西謂庾亮耳

西字狡獪非書之正遇得歸洛似言殷浩入洛也然書

體不古恐唐人信手所臨就卿許猶世説王大將軍許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當可居

情想反理斷當

旦反想至所苦晚差不耿耿僕脚中不堪沉陰

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

之頓首

右二帖皆右軍書反理斷當以理反觀而斷當也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今盡足下勿乃

憂之足下殊當憂吾故具字得

吾故具示得具字得字訛不可讀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懐也儻

因行往希見比二處動静故常患馳情散騎靡

轉利慶至姊故諸惡反側永嘉至奉集欣喜無

喻餘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惡不差懸憂順何

似未復慶等近消息懸心君並何為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尅遲此無喻

右一帖米以為子敬書黄以為動静以下方是子敬然予觀此自是兩帖前一帖乃唐人書所謂近修小園子儻因行往皆唐語也觀其筆勢乃與安西音問同一手所為耳後一帖乃是子敬書散騎王珣也慶與華直王氏内外子孫敬帖中多有永嘉謝鐵也

治頭眩腦悶或患癰腫頭不即潰者以此藥貼

蜱麻　巴豆　薫陸　石鹽　芎藭

松脂

六物麄擣如米粒許其巴豆三分減一松脂少加其分頭悶處先剃去髪方寸以帛帖塗藥當病上帖之周時帖刮上爛皮以生麻油和石鹽塗上當有黄水出為佳羲之上

官帖無頭悶帖惟絳帖有之黄云政和丁酉六月七日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濤陽役

兵於山間劚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何縁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因以見遺視之此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案逸少嘗在江州豈晉有好事者于後移寫於石歟意其䕢没既久土變為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為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微䰅其體予按祕閣續帖有永興齋會帖如出一手

又其中煩惱字與此腦字相似知是虞臨可信又按晉武帝太康十年置江州所統荆揚地十郡初理豫章至成帝咸康六年移於潯陽逸少嘗在江州蓋是庾亮死後咸康之末即潯陽也詳見郗超帖

宋書作咸康六年移治潯陽續通典作咸和元年

絳帖平自序

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法帖乃古人陳迹耳况數經摹刻已失筆意然茍能習之亦勝牆面

法帖始自貞觀褚遂良所校館本十七帖是也我太宗皇帝造淳化閣帖十卷自後有所謂劉丞相沆潭潘尚書師旦絳臨江劉次莊闕將字世將汝刻續帖大觀之類不可勝計要皆本諸淳化帖淳化帖今難得而諸家舊帖亦不易致絳帖傳至今者復有三四本潘師旦所刻爲勝絳公庫本次之厥後漫滅屢經補治甚至字畫乖僞嘗以相校乃知其有三四本也嘉泰辛酉予入越友人朱子大以絳帖遺予歸而玩之因爲之本事釋文

名曰絳帖平按淳化帖王著所集其間固已真偽混淆名代爽失潘氏不悟又從而刻之如劉次莊王輔道劉無言諸人皆嘗刋帖亦不知其非也世有劉氏釋文二卷山谷跋法帖一卷跋絳帖一卷評潭帖一卷秦少游官帖通解六篇米元章官帖跋一卷黃長睿刋誤十篇陳去非校定釋文一卷喻子才潭帖釋文一卷祕閣有法帖字證二卷北方有絳帖字鑑二卷近日滎芑有絳帖釋文一卷并訛一卷曾氏釋文一卷諸家惟黃長睿

鑒賞最精然恨太畧予因絳帖條流而增備之使覽者識其真偽通其義理然後究其點畫不為無益於翰墨矣若王著以率更為何氏東坡以鐵石為梁人米老以王珣為張旭以晉帖為羊欣劉氏以臨海為諮誨以修齡為修鄙諸如此類不可悉數皆辨正之蓋帖雖小伎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惟慚淺陋考訂未詳故著其所解闕其所不解以俟博識之君子嘉泰癸亥五月九日番易姜夔堯章序

白石翁字學極為超詣真闖右軍大令堂室所著絳帖平二十卷摘訛指謬令古人幾無遁形惜流播不多世間少所寓目予求其書且十年不得見及來津寓古香書屋插架有此索視之剩首六卷太息彌日卷尾有文衡山季滄葦錢遵王三家圖書其為藏書可知繕録之精如顏柳小楷云從宋本摹出想在宋時亦未雕板即在三家亦只此六卷故竹垞先生亦云所見止此豈後十四卷陵谷

之餘已失傳耶噫求之不得見見之不得全延平之劍合者何年余姑留此以俟白石有靈是有人天擁護定不終湮没也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葯林符曾記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九至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九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九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一以下十卷琅邪王澍詳定

歴代帝王書

此卷既皆歴代帝王書則第三卷齊獻王攸亦王也不應列名臣内若以世序為差則陳二王不應在唐後若以陳二王為王故列厯帝次則文孝王亦王也

又不應在孝武前總之淳化草率荒畧處不可勝數即此以觀亦足知其大凡矣

漢章帝書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赴俗急就故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建初中杜度善此書見稱於章帝乃詔使草書上事故有章草之目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黄長睿云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但謂之草愚謂此書全

是章體雖不必盡用波磔而筆法正同不得謂之非章草也但謂此爲漢章帝書則不可耳　梁武帝得右軍殘碑令殷鐵石搨一千字周興嗣次爲韻詔蕭子雲寫進始有千文之目安得漢章帝時遽有此書周憲王東書堂帖目爲杜度書度亦漢人決非是也或云即當年蕭子雲寫進本子雲筆力駿勁茲駕元常此書筆柔韻俗了乏勝趣當是俗手亂集千文字僞爲古體以眩俗目蓋即後安軍破堽等帖一手僞

書耳當年奉詔摸書爲典甚鉅乃開卷第一帖便以僞書先之他復何說乎　黄山谷云疑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僕謂此書筆力凡猥殊乏子雲古勁風骨不唯非章帝亦決不是子雲書若果子雲所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何必章帝始堪寶貴乎

晉武帝書　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宣帝孫也大觀列宣帝後最是淳化置宣帝前豈以晉有武帝東晉有孝武疑不能辨故姑置晉帝之首乎荒率一至於此

元章謂此爲孝武書按後譙王帖與此不類譙王滯俗此較清迥決知非一手書然此雖清迥決亦非真黄長睿謂爲後人依仿者是也　黄長睿云帖末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爲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皆使之别名耳　又劉次莊釋作既

下須湯釋作須防具〻施宿作具之劉作具具字作〻劉作寒到有寒到有定非意當是實欲可可要之皆未可定總之俗子作書據臆寫仿非必盡有門法亦不足辨其是否也

西晉宣帝書　宣帝司馬懿也傳七葉至元帝始都建康何緣宣帝便有西晉之號亦猶東坡赤壁賦第二賦可稱後赤壁第一賦不得稱前赤壁也　此帖既稱宣帝書則當云懿白而帖首云之白疑未可定故

長睿以為未然按之字即古芝字篆作业象芝草茁出之形後為語助所占增草別之實一字耳此當是張芝書筆法高古與一切偽作不同王侍書不能識別誤以為宣帝耳必尒尚書當是皆列曹尚書尒顧汝和釋作外非末四字之白即帖首之白字劉作之得顧作云得亦非

東晉元帝書　元帝宣帝曾孫述書賦稱其豪翰英異用筆可觀此安軍帖筆勢糺繞全乏骨力米黃目為

偽作信是中秋帖米老亦目為偽愚意此五行風韻淳澹無前帖糺繞惡習目為偽恐太過　安軍帖未扗平和扗劉次莊顧汝和俱作報為是然書法則當是想蓋筆偶失耳　中秋帖始末兩頓首施宿大觀總釋作頓首頓首劉顧但作頓首當以施為正古帖凡末筆引長便作重字如此類正多慰杝顧釋作慰抱左從木恐非抱字劉作慰慭亦可疑

東晉明帝書　明帝元帝長子諱紹性至孝永昌元年

元帝崩明年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此墓次安隱帖葢即其葬元帝後慰守視文武之書故墓次字越行而書法亦絶端謹葢其孝敬之意油然筆墨之間矣隱即穏字古通用

東晉康帝書　康帝諱岳成帝弟此帖縱横雄厚有凌跨一切氣象晉帝壘壁為之一變而年歴不永葢有天馬然居哀禮縟葢亦能激揚頹波者矣　顧釋許息辭切言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諱丕成帝長子四行筆力古勁絶有元常風格　情以灼怛顧釋作灼恒帖正作怛大觀同之怛憯痛也以怛為正顧釋誤

東晉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昱元帝少子以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越十日戊午有詔大赦天下加恩有差此帖葢即此時語時桓温當國威侔人主此葢即與桓温商酌賜慶賜事者也明年三月癸丑亦有詔大赦然去即位已踰年不得云慶賜故知此

帖當是即位時事也　大觀帖闕祀天下舊章慰六
字大慶答三字右半蝕事具〻顧釋作具具施作
具一一當以施為正莫大之祀祀字右作匕柳公權
玄祕塔作礼蓋本此而更省耳施宿釋作祀非
東晉文孝王書　帖目稱東晉文孝王顧云道子當是
會稽王按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則道子正
文孝王會稽思世子名道生非道子也只稱世子並
未稱王顧因不知文孝即為會稽王道子之謚故誤

為兩人　文孝王道子孝武帝弟也君臣之等兄弟之差俱當列孝武後淳化置孝武前大誤大觀移置卷末唐高宗後最是

東晉武帝書　東晉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孝武也當書東晉孝武帝但稱武帝誤　譙王譙剛王遜也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仕魏關内侯武帝受禪封譙王以武帝泰始二年薨安得至孝武時尚有書乎其偽無疑大觀移置武帝省啓帖後於世次為得然書

法却是僞也　顩云劉次莊釋比得作昨得非按次莊釋文自明帝至孝武帝六帖皆以楷書不釋不審汝和所云又何據也

宋明帝書　明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晉平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桂陽王也宋史以祐為祐益史誤黄長睿乃謂當以祐為是豈手書反不足信耶

齊高帝書　齊高帝蕭道成也帖目當稱南齊高帝淳

化但稱齊高帝者失之北齊高歡廟號高祖故知高帝之為蕭道成也書法筞弱米目為偽信是

梁武帝書　數朝帖與前譙王破堽等帖同是一手偽作長睿以為筆勢糺繞其偽不疑是也至謂此三帝草書當是李懷琳偽作與七賢帖同恐是過論今觀懷琳臨絶交書筆力圓勁直擬右軍以此三帝帖比之譬若太山之與蟻壤不倫甚矣　二謝處謝字有失筆摹刻誤也大觀摹正

梁高帝書 帖目下旁注小二字

梁高帝即武帝也姓蕭氏諱衍廟號高祖武皇帝帖目既誤以祖為帝又以高帝與武帝分為二人尤不直一笑帖目下旁注小二字豈亦自覺其非故特注明一人分為二耶至米老以為齊高帝竟似未察帖尾有蕭衍字者尤荒率也 徐澄齋云帖目四字宜刪當併入前條皆作梁武帝書

曹郢州曹景宗也高祖平新城拜郢州刺史 此與上數朝帖同是一手偽作筆柔韻俗米鑒良是

梁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此水淺帖與

上梁高祖書如出一手其偽不疑訪筆云切不知也

及具下本有意字顧釋脫去

唐太宗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書斷云書

法受之史陵按太宗書全法右軍蘭亭而縱橫自如

有凌跨一切氣象當年單騎突陣英氣彷彿可見淳

化所收廿四帖大半以高宗書亂之殊荒率　黃長

睿云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

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叔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此以元祥為江叔正高宗書也按江叔高祖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也以永隆元年薨則高宗此帖當即是年書但未知與何叔耳　江叔帖徃〻〻當是一一顧作具非帖末大觀有二日兩字　兩度帖或以為是文皇與第七子祐書祐封齊王以貞觀十一年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帝親征高麗在道憶祐疾故書如此按

祐以十二年入朝留京師三年十五年還州十七年謀反伏誅文皇征高麗在十八年時祐誅已逾年矣則此帖決非與祐書但不能定為與何人書耳　懷讓帖觀其筆法亦當是高宗書懷讓豆盧寬子唐高宗第六女長汝公主之夫又唐順之左編南嶽懷讓為六祖法嗣開元中與沙門道一論坐禪學佛之非開元去高宗纔三十餘年或即是人氣候似少可當是氣候劉作氣復非　藝韞多材帖黄長睿云亦高

宗書唐書高祖第十九子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隷通音律帖所謂藝韞多材者是也謁魯王次子范陽王也以魯王善草隷故云謁凤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也淳化以為太宗書亦誤　藝韞多材顧云韞藴通或誤作輼毰操翰墨劉正作戲顧云劉誤作遽非帖末大觀有十五日三字　進枇杷帖長睿亦以為高宗書然未摭實按帖中有川路既遥無勞更送之語則此書當與王蜀者高祖二十二子惟漢王元

昌自魯王遷梁州都督貞觀間坐附太子承乾賜死
太宗十四子愔封蜀王貞觀時以責教不悛廢為庶
人惟蔣王惲以永徽三年徙梁州都督正在高宗之
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騷然護送為有
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帖正是與蔣王書中云川路
既遥無勞更送蓋其騷然護送雖貸不問而亦深以
為非故微詞勸沮之耳帖尾云為善之暇想足怡神
規諷之意隱然可見矣　良深丞悦顧云當是慰悦

一作至非拟足怡神劉正作想顧云劉作相非聊疏
緑字顧作緑字劉作緣非帖末大觀有廿九日三字
此上五帖惟兩度帖為太宗書餘俱高宗書此使
至帖乃太宗少時書太宗書法疎朗古澹有俯視一
切氣象獨此一帖風韻遒潤與諸帖不同又於帖尾
稱名當是未即位前所作　不忘信當是不知信劉
作不足非令為北邊當是今為劉作令為非相去太
近當是相去或作相知非寔情欣怉施作悦何吔瞻

作悒皆未是類篇悒薄昭切懷也謂我懷實欣快也
㤙〻猶云不一一耳顧作無乏非　山谷云臨朝
帖昨夜以下當别為一帖按太宗諸帖每帖末俱有
勑字自怡而已下無之且其書法亦與昨夜痛發無
異仍當以合一為正　臨朝帖者字無勞字摸搨有
誤　雅州造船帖按貞觀廿二年冬十一月雅眉邛
三州獠反先是帝以遼東之役蜀民不預徵發百姓
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遂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督

迫嚴急於是三𡢃皆反帖云只為造船急所以如此者是也　雅州或作雍州非劉作稚州尤誤万發兵按文義當是方刻時失上一點耳或作一力二字尤誤　八柱承天帖玩其筆法與答進枇杷帖正相似亦當是高宗書長睿偶未及見耳　川嶽之靈當是之靈帖失波耳顧因釋作下誤淳熙脩內司本有波正作之字　又有八柱承天帖別本與淳化所載不同吾嘗說晉唐名帖經好事者千臨百摸不惟筆法

迴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鹿脯帖北海縉雲帖之類不可勝數學者欲奉為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之不及古碑正以此耳　氣發帖門下与品或作六劉顧俱作三品為是　門下中書省帖大觀以明日移營下合作一帖宜是長睿以為此亦高帝書無可據三里當是一二里或合作三非　引高麗使帖貞觀十九年二月帝親征高麗二十年三月還京師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此引高麗使人辭帖葢即其時

事也高麗下有使字顧釋脱去　服蜀葵帖昨日劉
次莊徐澄齋俱誤作昨者帖本是昨日　唱箭帖想
么應合唱名東都帖么宜減納么即且字劉作名非
效庾信帖端謹圓潤大似永禪師文皇以馬上得
天下及既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些子矜心躁氣
洵可尚也　黄山谷云唐太宗廢遊甘泉帖只理會
遼東一役按帝以貞觀十八年有詔親征高麗十九
年春二月發洛陽夏五月度遼七月破高麗此帖所

謂廢甘泉之遊履焦金之弊者也末云哥哥勅當是帝與諸弟書則末由考矣潛即潜古通用　東都帖按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太祖武徳四年廢太宗貞觀六年號洛陽宫高宗顯慶二年曰東都則東都之名至高宗始復此帖定是高宗書淳化誤入太宗部北方人語凡不為者皆呼為別今年別稅草言今年不用稅草也　東都帖與高宗部九軋門以下六帖正同當為高宗書無疑

唐高宗書　高宗諱治太宗第九子書法柔韋乏勁氣其溺愛衽席流毒宗祏即此可見　太子僻洛城帖與遺弘往東都帖同太子者孝敬皇帝弘也弘為武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謙謹上甚愛之故數遣往東都遂生氣也僻洛城帖雖不言弘而決知是弘者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為皇太子未幾亦廢弘母武氏方立為后故視弘尤愛惜之東都洛陽宮也武后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顯慶二年帝以

洛陽宫為東都以處之此遣太子往東都從武氏也欲僻洛城謂欲僻居洛陽宫即往東都逐生氣之意

錢事帖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寳錢明年正月罷之帖云錢事且莫宣出葢自行乾封錢穀帛踊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耳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黄長睿云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宣帝第十六子岳陽王也據此則此帖目當

云陳岳陽王陳叔慎書淳化大觀俱題作長沙王陳叔懷非是　宣和書譜稱梅發一帖字娬媚而藏勁氣觀其鋒勢銛利葢已開歐陽父子之先　此帖多闕筆既字極下一字園字儆字皆摸失意當時本跡破損故致如此劉以極下一字為是字臆説耳

陳永陽王陳伯智書　伯智陳文帝第十二子永陽王也黄長睿云陳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永陽王書宜在叔懷前淳化誤録在叔懷後按

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始興昭烈王次子雖同兄弟而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别伯智自當居先正不待証之文帝語始分先後也　宣和書譜稱伯智作字勁利行草尤工此二帖筆勢疎古具有兩晉風格自是佳跡淳化熱甚帖第三行適當盡下便接寒嚴帖顧釋竟合為一帖未是劉次莊徐澄齋仍分二帖得之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二

歷代名臣法帖

此卷為歷代名臣書張芝以有道徵不就未嘗事漢不得稱臣王敦桓温皆晉畔逆雖居宰輔不得稱名臣又其序次尤顛倒失錯衛瓘晉最初人今居郗後王敦元帝時大將軍王導成帝相桓温簡文帝相世次先後晉史可考今皆倒置王廙導從弟以居珣珉後珣珉皆王洽子而珣居長今反珉前郗鑒元明間人當居敦後而以列諸王後顛倒不倫一至於此至

其稱官爵誤者十八九又不足責矣今定其序次宜首衛瓘次張華次王敦次郗鑒次王導王廙而謝安居後餘子各從其族斯無失矣

漢張芝書　張芝字伯英後漢桓靈時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世稱張有道帖目當稱後漢徵士張芝書改正入第五卷黃長睿云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直

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疑亦先賢摹倣至知汝愁以下五帖則老米所云皆張長史書者信然矣按南齊太祖賜示王僧虔古蹟十一種中有張芝書一帙宣和書譜載内府所藏有張芝草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二種宣和所收真偽或未可定王特進精鑒必非妄語南齊在晉後尚或有之則在當時或偶未之得或極力購

取而藏者愛惜不出亦世所時有未必人間永絶故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跡不盈尺紙亦未嘗竟謂絶無也但此數帖狂縱不倫與獻之託桓江州助汝等帖同是一手偽書老米目為張長史猶是過則之論長史雖顛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觀其授顔魯公十二筆意何等精嚴何等微密豈容任意渾洒此數帖筆殊浮滑韻殊惡俗乃後來極庸妄人所為遽欲汚衊長史且不可況伯英乎罪過罪過　大段淳化

僞書有三手第一卷千文及安軍破堽等帖為一手右軍適欲遣書等帖為一手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託桓江州助汝等帖為一手皆互有短長不足定其勝負也　潛夯乃王侍書摸本原作潛處耳處字一行耳字自為一行後人以紙幅短妄以處字分作不可為兩行且縮短耳字不惟失本帖筆意并王侍書摸本亦盡失其真矣顧謂王著誤分非平允之論大觀摸正　終年纆此援上吾病來本是一帖顧分為

二非當以劉為正　叔本是復淳化摸誤大觀正作復穉當是理且當是且汝還乞字甚蕭索爾不字草法俱不合律兩忝字劉作竟顧作意俱可疑一叔當是一昨或合作所字非要之通體狂縱全乏漢時謹嚴之意即果伯英書學之亦只可沿門擲黒況決非是乎此等最易引壞人雜毒入心如油入麪不可湔拔正當以為深戒耳　長睿云帖語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

當是後人書二王帖詞耳　數處下不能容看字故提頭前面潛處耳耳字亦正如此後人妄以耳字縮短與縮短集散耳耳字同為失真也㢡爲當是彌若顧作彌數非　自知汝殊愁至此二十二行總是一帖　今欲歸帖總散付ㄙ筆法當是佳並劉釋正爾顧以為劉釋闕又釋作往並恐未是憂勒當是憂勤以筆駛失一折耳　得鄱陽帖鄱陽庾冰也大令帖中時及之益可証此數帖之非伯英矣　不過收當

是疲字顧作彼可疑　以上本三帖米以為五豈以

終年纏此及看過還復別為二耶按今欲歸以下二

帖筆韻猶清故當較勝知汝殊愁也要之總是偽帖

秋涼平善帖專謹古雅信是伯英米以為真而長

睿云疑亦先賢摸放恐是過論尒乃秋涼平善劉作

累為陳作不日顧云按書法當是不為不逐西行當

是不逐或作遂非𢰅棄漂汲𢰅山谷作指棄次莊作

業漂山谷作湮皆非當是捐棄漂沒送糸畏作余非

作舉作集亦可疑劉美陽一作劉美陽一作到英陽

俱可疑

後漢崔子玉書　安平崔瑗字子玉後漢濟北相帖目當稱後漢濟北相崔瑗書　張芝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嘗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羅趙者羅暉趙襲也按後漢史崔瑗順帝時人張芝桓靈時人則序崔當在張前大觀正序在張前淳化誤列張後又於崔稱後漢張但稱漢豈未考崔

張世次同為後漢乎至於於張稱名於崔稱字自亂其例所未聞矣　米以此帖為齊梁人書按此與第一卷章帝等帖同為一手偽書雖風韻較清面貌似異而筆勢糾繞乏清剛之氣則彼此正同為偽不疑目為齊梁猶是寛論

魏鍾繇書　鍾繇字元常魏明帝太傅帖目當稱魏太傅鍾繇書　按吳志魏文帝黄初三年孫權使稱蕃於魏十一月魏加權九錫羣臣議不應受權曰此時

宜耳及帝欲封權子登權以幼辭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欵魏遣侍中辛毗等往與權盟并索任子權又辭之魏乃命曹休等圍南郡索任子都尉周浩勸權遣之權許而又辭之及帝久留浩權與浩書又欲為登求婚并以孫長緒與俱帝信之而權終不遣表所謂權之委質實懷不自信之心者也權以外患內難未彌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帝報書悃欵信誓詔諸軍不得妄進表所謂報權疏曲折得宜者也時魏三公

奏勸帝削權爵土移兵進討繇意以為過故云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也繇意誠厚然其辭指鬱而不揚繁而無緒豈流傳歲久遺文錯亂與然文帝卒未嘗移兵削爵以從三公之請則或因繇之一言而止者與　宣示表長睿云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中真跡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玩賀捷表唐人摸本真跡一正一偏真

有意外巧妙此表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然比之賀捷則固有間矣豈爾時矜心作意亦未免有摸擬之跡耶應據長睿鑒與得長風帖俱還之右軍

顧云逯韻會音代及也鍾繇力命表有復蒙逯及語孫作人姓音録於文義不可通横所盻睨盻當作盼省上兩筆耳作盻作盼似未是　再世崇名當是策名黔江帖正作策智永千文策功茂實歐陽詢皇甫誕碑策名蕃服中俱作策淳化作崇微誤黔江帖作

茱石尤誤　曲折得宜宜下有重字大觀無之文若荀彧也𡧍當是完字　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諸帖少見按余在楊次也刺史處見一卷亦有戎輅表　昨疏還示帖何屺瞻云英字大觀蝕末筆孫仲牆言靖康之變帖石淪沒於金開禧以後榷場中來者則剗去庾元規之名以避廢主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是也今鍾元常帖中亦剗去英字末筆得非避亮子光瑛諱與　君能審已帖

本作君顧作若誤　長睿云白騎帖乃王大令所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當仍以還之大令　氟頓帖大觀合上為一帖文義斷續無從辨其是否仍舊貫　雪寒帖不復〻作具非當是不復一一　長睿云得長風書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置鍾部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按長睿鑒信不磨松穆松也王氏子弟右軍帖屢及之郗

右軍妻家也此云郗還未卜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
後語然則此帖之為右軍無疑矣　謝書已々々當
是具右軍月半哀忤帖具是正如此作乞作欲皆未
是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吳志趙達傳注皇象字休明廣
陵江都人不言所歷何官張懷瓘書斷宣和書譜皆
云官至侍中此云青州刺史不知何據帖目當稱吳
侍中皇象書　長睿云皇象文武帖蓋寫後漢東觀

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歳耳結字
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
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師景帝諱昭
文帝諱也五將三門下尚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云
云二十六句帖俱失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
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
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　即戎忘身史
作即戎忘身帖正忘字末筆乃以心字作波法耳或

作是作從豈未覩後漢書耶　米云碩闇表與章帝一手偽帖長睿云皇象章草一表葢唐人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鷂雀賦正同皆非真跡至若孫皓上晉武帝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　碩闇宜當是容薄山谷作空蕩非凡百秋穫當是秉穢山谷作朽穢亦非申宜或作中宜或作閒宜存疑為可特蒙哀傷恐當作待偶失一筆耳作傷作侍亦可疑安哉感字摸搨小失忘孤氣當是忘軀命右軍

桓公至洛帖賊重命命字亦如此寫顧作欲非崇觀當是榮觀山谷誤作裏觀智方豈私當是營私索靖月儀章營字亦如此寫顧作當私非何屺瞻云大段此帖文多斷闕或因蛀損摸搨時但存其所有字故多不可讀耳

晉丞相張華書　張華字茂先由壯武郡公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後遇害削奪太安二年復之則華雖宰輔非丞相也帖目當稱晉司空張華書　絳帖

平云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偽作麄惡多俗筆與李懐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何屺瞻云似齊梁人書　疾々施作欲顧作已甚皆可疑比岈々顧作將念亦可疑張華〻施作呈為是或作頓首

晉丞相桓温書　桓温字元子以簡文帝時晉丞相孝武帝寧康元年卒王導字茂弘以成帝咸康四年晉丞相五年卒王敦字處重以元帝建武元年拜大將

軍永昌元年自爲丞相又偽讓不受明年大寧三年

卒則三公俱當稱東晉温與導俱稱丞相王敦則但

當稱大將軍其序當先王敦次王導次桓温淳化皆

倒置失次　右節劉顧俱作逐節餘私慰勞大觀作

餘所淳化摸誤法書音劉作諸相具答固非顧作諸

都督亦未是存疑爲可無所(按)當作護以度劉作

治度顧作酒席俱可疑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帖不當是示一作不非辛酸之

至當是至山谷作言或作意皆非吾亏當是吾守下多一折顧作甚於文義可通筆法不合考異云當作慮非犯忘山谷作覺忌非劉顧作覺忘為是叙中山谷作殿中較是劉作穀於草法亦不合大觀竟摹作冠尤非之天明往顧作亦存疑 改朔帖豹字綪字日字衆字俱模失大觀改正溺悉日何如悉一作惡當是蒸字而省其草耳自一作日皆非滿孤即懣悶小了當是不一一劉顧等皆作具非羔當是道白

施釋是劉顧無白字益失之　改朔五行字較細當別是一帖上帖適行盡耳劉合上作一帖誤

晉丞相王敦書　侍中悲中失一筆〻〻當是邑邑或分作今邑或合作意皆非正如常當是正如常劉顧作自恐未是也悵〻劉作快快顧作憒憒憒憒心亂也較是

晉中書令王洽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歷官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不受固辭升平二年三

十六歲卒於官則洽但當稱領軍不應稱中書令

歐陽詢言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

轉大行於世章草俱絶按右軍領軍之前能今草者

不可勝數何得謂二王始作今草張懷瓘言伯英學

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

為得之矣　右軍言弟書遂不減吾觀此四帖草法

淵渾行更遒古風力直逼右軍祇以歷年不永遂名

劣右軍耳僕謂領軍格韻故當在大令上　辱告帖

聿問承字摸有失筆還〻當是還白劉作日非　不
孝帖按晉書導六子長子悅先導卒次子恬不著所
卒之年然考導以成帝咸康五年卒洽以穆帝升平
二年卒後導之卒十九年洽年三十六則導卒時洽
才一十七歲悅又先導則當悅卒時不過十數歲未
必遽能作此書此帖所云慈兄一旦背棄必是恬也
筆道韻古幾與世將兩表相頡頏右軍畏之固其宜
矣　黃長睿云絡劉作紛按書法可疑施作豫其釋

注云劉無言以館閣法書刻於私家有此帖乃側注豫字恐是後人署名淳化大觀摸以入行鉤勒復差遂不可辨劉氏本豫字甚明也 兄子帖兄子號毀不可忍視當亦是恬卒時語考晉書恱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則當是琨也 帖本作奈何奈何大觀肅府同之顧但作奈何誤 感寒帖承字誤字皆摸誤大觀改正

晉司徒王珉書 王珉字季琰洽次子善行書代獻之

兼中書令二人齊名故世目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大元十三年年二十有八卒追贈太常帖目當稱東

晉太常卿王珉此云司徒當緣珉兄珣贈司徒故誤

稱耳　小令法護之弟名出法護右故世有法護非

不佳僧彌難為兄之語僧彌珉小字也今觀其書如

瓊枝玉樹風絕塵外軋軋欲逼大令大令云弟書如

騎𩦺騄騄欲度驊騮前蓋易之亦畏之也　王珣洽

長子珉洽次子則珉序當後珣淳化誤大觀改正為

是　此年帖垂竟竟字大觀避宋諱闕末筆恐懷兼劉顧釋作悲懷文義是也然筆法當是恐　十八日帖以二書當是比二書劉作以非終至末劉顧俱作暫為是然筆法當是服以可不亦當是比也不了了帖明作一一劉顧作具誤　何如帖前半一十六字與後半下何如一十九字筆法不同當別是一帖而失其前半淳化不詳文義筆法合為一帖可怪也　得書忌之當是慰之慰與至草法相近筆駛偶圓轉耳

劉顧作至非吾〻劉顧作吾亦非當是吾邑　令欲

出帖此月五寒山谷作亟盡月小盡也顧作急遣帖

後遣報作違則知此之為盡也千當作卿可二字合

併如一古帖中多有此寫法已明山谷作則非劉顧

作明為是吾下大觀多一早字瑛出一作飡出或作

限出俱未是劉作臨出得之王家畢三字小當是旁

注摸以入行耳家一作敬非像㮇當是豫檄山谷作

豫報謂有傷筆非才叔當是敬報書垂竟筆駛故失

折與上瑤字忽多作折同皆緣筆駛不能停綴故劉

俱作相報非

晉司徒王珣書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歷官

衛將軍都督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安帝隆安四年

年五十二卒贈車騎將軍開府桓元輔政改贈司徒

此稱司徒是　即何如淳化大觀皆無日字劉顧俱

作即日何如伏弊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為得

不〻當是不一一　劉顧俱作不具亦存疑　切〻〻曰當

是頓首白劉作拜白非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
文肅所藏淳化祖帖王珣書少伯遠帖諸帖有今徧
考淳化諸本並無伯遠帖皆與文肅所藏本同不審
日華所稱諸帖有者又何本也
晉侍中王廙書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右軍叔也
歷官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帖目
當稱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書　廿四日帖元章云
同章帝一手偽書長睿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與第

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示大觀作示此摸誤同當是同劉釋得之顧作因非　王僧虔集稱晉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書為右軍法羊欣能書人名亦稱瑯邪王廙能傳鍾法此上元帝兩表筆跡極古太傅遺軌宛然未墜宜為右軍師法也　長睿云頓乏匆匆按顏氏家訓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妄言此忽忽之殘闕說文匆者州里

所建之旂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匆字彌失真矣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杜收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兩表悉字左上民字各有闕筆葢唐人鈎摸時避文皇諱耳誠惶下大觀下有誠恐二字

晋史元帝紀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表云鄭夫人乃

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慜存則鄭夫人薨先元帝沒　七月十三日帖骨法簡古正是平南書但傳摸多失耳古筆法當是寺顧作等可疑不〻當是不一一舊釋俱作不言非亿一作側一作何俱非劉作月行復半文義為得彳一作獨一作緬俱可疑重當是審施釋最是大觀合下為一帖則不審娙何如文義正合顧云當作佳按晉人凡書佳字皆作佳無作隹者隹說文職追切鳥之短尾總名佳隹二字古不

通用令人書佳字乃有作𨿽者誤也本帖上下悉佳正作佳可知此𨿽字之非佳矣又一作宣一作聞以一作鴻一作瀉俱可疑應如復斷或作疾亦通然人當是然人舊作愁人非宜復〻〻當是宜復一一舊俱作具非〻當是與不可〻〻當是不可言以及淳化作北反大觀作北及屺瞻云當作發俱可疑書不〻當是書不具舊俱作不足非白皮當是自護顧作白復非以息消字有闕筆　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

其筆法本是一帖淳化以㛹何如下分一帖非㾈如復斷亦應合上為一帖劉另作一帖亦非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郗鑒字道徽明帝以其有器望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封南昌縣公進爵太尉年七十一薨贈太宰帖目稱太宰是特稱郡望無謂　帖末本有兩頓首顧釋失其一

晉侍中郗愔書　郗愔字方回鑒長子歷官鎮軍將軍都督浙東五郡軍事又徵拜司空固辭不受太元九

年年七十二卒追贈侍中司空帖目當稱晉侍中司空郄愔書此但云侍中誤　九月七日帖以得章當是比得章下帖同食乏當是食進言疾漸佳食今進否新瘥將適殊難也或作逢未是　廿四日帖悉走劉作達為是或作違或作連皆非日涼當是日涼劉顧作諒非兩行至愔報適盡遠近下別是一帖大觀分之最是劉顧合為一非　兩帖皆問弟疾書當是一事而兩作書耳　遠近帖按本傳愔與姐夫王羲

之高士許詢並棲心絶粒有邁世之風此云付石首干一節石首干未詳何物當是服食之藥也屺瞻云當作地干古乾字劉作耳　顧云何當來當字長沙本分作少用且分兩行誤甚　〻悉如常當是一一劉作今悉如常亦通顧作親親非敬豫丞相導次子即丘子恬也道祖未詳　米芾寶章待訪録云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郄愔陸統桓温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

淥內郄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録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摸摸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

晉中書郎郄超書　郄超字景興小字嘉賓愔長子先愔卒歴官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則帖目當稱晉司徒左長史郄超書此云中書郎誤　此帖米芾書史以為李懷琳偽作　晉書穆紀永和七年正月

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帝以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帖所云段龕歸順者也右軍及次子凝之皆嘗為江州刺史右軍為郗氏壻超為右軍內姪正同時此稱江州而不名或當是右軍也以為宗正不可考

晉尚書令衛瓘書　衛瓘字伯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告老遜位進太保後朝廷既誅害瓘者乃追瓘伐蜀功封蘭陵郡公則帖目當稱晉蘭陵郡公衛瓘書此云晉尚書令誤　按瓘初仕魏歷鎮東將軍封菑陽

侯晉武帝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則瓘為晉最初人序當在張華上淳化置郗超後殊不倫 長睿云頓字下當有首字古人作字畧希即可當字孔琳之帖尾頓首亦如此義之帖往往有之 於懷劉作夜懷未是顧作想懷為得始尔乃還劉作復還顧作得還於文義皆合按其書法則當是得也旦至當是且至作旦望非汎節度當是須節度作領節度非日曰當是自白作得白亦非末當有兩死罪顧釋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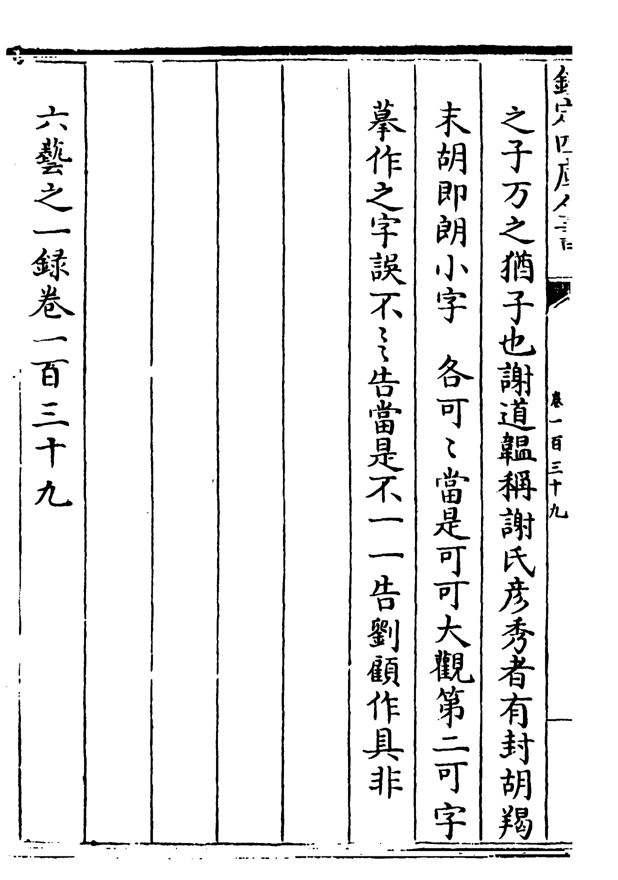
一尤非屺瞻謂此帖多脫字按此帖比晉人他書可謂文從字順脫字亦少屺瞻說恐未當

晉黄門郎衛恒書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歴官黄門郎與父瓘俱為楚王瑋所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帖目當稱晉長水校尉衛恒書　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此一十七字骨韻專謹信得伯英之骨者也然不免專謹之過故沈㝠抰乢處不及乃翁米芾書史云此李懷琳偽作　七日云耶當是

云耶一作之非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謝安字安石歷太保贈太傅此稱太傅是然與郄鑒並稱郡望殊無謂　李日華云祖帖標目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　安頓首帖每念君云字鉤摸失一筆一旦知窮當是哀窮右軍二謝帖道婦等一旦哀窮亦如此寫但此于字中多一折耳作知窮非荼毒荼字多一折上奈何作奈何則筆駛不及作折耳　米云前帖真後六月帖

偽書長睿云葢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者或有之陶華陽真誥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語按此帖與第一卷章帝千文此卷王平南第一帖正同筆法乃一手偽作但惡態小斂耳屺瞻云米鑒正是而伯思反原之何也　顧汝和云此稱道民山谷謂葢事五斗米道後漢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五斗米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王氏世事之凝之彌篤未聞安石恐時通俗尚之按



之子万之猶子也謝道韞稱謝氏彦秀者有封胡羯末胡即朗小字　各可〻當是可可大觀第二可字摹作之字誤不〻告當是不一一告劉顗作具非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九